

偶有飞鸟来过

□安徽安庆 余毛毛

我是个闲寂的人,业余时间大多待在家里。我的家在长江边,我住在大楼的顶层30层,我有一个开放的露台,还有一个封闭的阳台,所以无论是开放还是封闭,我都能看到天空。30层楼不高也不低,所以偶尔也有鸟来,一年四季都有,来了我都能看到。

先从春天说起吧。最先来的是灰头麦鸡,二月底它们就来了,但它并不会落到我的露台上,它只是在天空中盘旋,有时在我之下,有时在我之上。它的叫声锐利而又焦灼,听起来让人也跟着着急。它虽然是野鸡类,但却能飞这么高,也算得上是稀奇。到了四月的时候,亲爱的燕子们就来了,从四月到九月,它们一直是我天空的钢琴上跳跃的音符。它们成群结队地在我身边和头顶表演它们漂亮的舞蹈。只有在天气酷热的时候,似乎总是在飞的它们才偶尔歇会脚,在我露台栏杆的阴凉处排成一排,它们的腿很短,都像在趴着似的。

到了夏天的时候,白鹭就来了。我家周边有不少人工河和湖泊,长江也就在眼前,这为它们提供了良好的觅食场所。但它们觅食和栖息的地方似乎不在一处,所以它们总是在江滩上飞来飞去,大抵是早晨的时候由西往东

边飞,下午的时候由东往西飞。它们飞得很随意,时高时低,看它们的飞翔,真是一种享受,因为那就好像一朵飞翔的空中大白花。

到了十月底的时候,大雁来了,它们迁徙的时间很长,可能有二个月的时间。有时几天见不着它们,有时一天来几十拨。那漂亮的一字形或人字形或两个队形的组合、它们奋进的身影和苍凉的叫声,总是让我心神激荡;它们给我带来了远方的问候和旷野的气息,它们扩大了我的心灵的世界。我还在秋天里看到一只红隼,那是种猛禽,身材结实,脖子很短,像泰森似的。那天黄昏我正在读书,忽然眼前掠过一道影子,有种压抑感,抬头一看,原来是它。我在田野里关注过它,它威严,飞起来不紧不慢,走的是一条直线,不摇晃不起伏,很有王者的气派。在我们长江下游这样一个温和的地方,能遇到这样的猛禽是颇为令人惊心的。它告诉我,天空并不总是欢快的。

冬天的时候,天空相对沉寂,但也并不是没有鸟来。一天下雪,我正坐在阳光房里就着取暖器喝茶读书,却听到头顶有动静。我抬头一看,原来是只北红尾鸲,它正蹑手蹑脚地走在玻璃屋顶的雪

上。那一刻,我难过得要死,这真是令人心疼,我没法帮它啊!我急得团团转,终于惊动了它,它振翅飞走了。我看到了它那长长的红色尾巴,在雪的映衬下,它是如此明媚,像小女孩公主裙的裙摆。

还有些留鸟也经常来。来得最多的是斑鸠,它的生殖力很旺盛,一年四季都能繁衍生命,所以总是要唱爱情之歌。它们相中了我的露台一角,它们总是蹲在那儿,面对着伟大的长江唱它们爱情的歌谣。它唱得非常投入,我端着相机到它身边三四米远的地方它都毫无感觉。我亲眼看到过一只雄斑鸠唤来一只雌斑鸠,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大秀恩爱。还有喜鹊也常来,它不知怎么喜欢上了我家空调的外挂机,就在我窗户底下。它们总是早晨来,那时候我还在床上,听它们那不拐弯毫无韵味的声音,真是让人苦恼又让人发笑。美丽的小白鹡鸰也常来,它常踞在我屋顶的一角,很严肃的样子,它叫起来的声音像是“别急别急”,叫几声后,它就急着飞走了。

我喜欢这些在我眼前一晃而过的鸟儿,它们搅动了我的沉寂的生活,给我的生命带来天空的活力和诗意,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更幸运的事呢?

清明

□山东枣庄 高明荣

天,微澜。是一个响晴的天。丝丝缕缕的白云在天空肆意地舒展着。在家里窝了一冬,熬过了漫长冬季,老人也三三两两地散落在街道上,享受着这阳光带来的温暖。

没有清明的寒雨,没有泥泞的小路,没有挑着油纸伞的行人。或者说,没有了那个记忆中杜牧所描述的凄清的清明。

这或许不是清明,今天或许只是春天。一个暖意洋洋的春天。

不是吗?街角小学里的柳树已经泛着绿了,略有近视的眼,让我无法知道这绿色已经存在了多长时间。只是一片朦朦胧胧的绿,没有轮廓与形状。一群孩子,在街角的矮墙上够着柳条,带着那绿色

一晃一晃的。每年总有那么一群孩子在那里,在学校的柳树上。以前是我也是那群孩子中的一个,或许更远的以前,我的父母也在那群孩子中。不变的孩子,不变的柳树。今天只是一个不变的清明。不是吗?

也许是。风从鼻尖掠过,空气中带来了黄纸燃烧后那特有的味道。一丝淡淡的香味。清明独有的味道。从西方的麦田中随着风,缓缓淹没了这街道。火夹杂在风中还未熄灭,翻飞在麦田的上空,翻飞在祭拜的人们的头顶。如同人们的思念一般,迟迟不肯熄灭。但却最终落在了淡黄的坟头之上,映照在人们的脸上。

望去,我看不到那些祭拜人的面孔。或者说,我读不懂。那是没有悲哀的面孔,一如往常。那一座座黄色的土包,似乎也与那些拜祭的人们毫不相干。或许,他们也早已明白,不久,那迟迟不熄的黄纸也会飘落在他们的头顶。而也总会有很多站在远方的少年,像现在一样,一如往常地看着这一切。看着下一次火的燃起、飞舞、飘落与熄灭。就像他们当年一样不解与疑惑。

寒雨、小路、油纸伞、行人,那仅是他人印象中的一个清明,杜牧印象中的一个清明。

火、柳、街道。此刻的清明,才是我所见到的清明。

品茶说诗

□南京 赵培龙

早春二月,好友惠赠碧螺春新茶。随即微信联系茶友陈君,相约近期品鉴。陈君曾供职于某植物研究院,对茶和茶文化颇有兴致,一部《茶经》烂熟于心,信口拈来。

周末下午,陈君满面春风,如期而至“茶与诗之花”茶馆。请他品茗,关键有事相求。我要写一篇关于“茶与诗”的文字,有点费劲。他呷茶笑道,既然吃了茶,就得帮腔说话。

陈君稍加思索,打开话匣子,中国是茶的故乡,诗的国度,茶与诗结缘再自然不过。徐凯道认为“身健却缘餐饭少,诗清都为饮茶多”;王十朋也认为“搜我枯肠欠诗卷,饮君清德赖诗情”。诗人嗜茶是因茶能诱发诗性抒发诗情。吴苹香说得更干脆,茶本来就是诗的材料:“幽绿一壶寒,添入诗人料”。

天哪,茶,竟令诗人如此钟情!

陈君说,《诗经》中虽查不到茶字,但“茶”字至少出现9处。其实唐以前茶与茶是一个字,为区分起见,唐开元年间官方编写《开元文字音义》,才把茶中一横拿掉,使“茶”成为专属汉字。因此,《诗经》中的句子,虽不全是咏茶,但也全然不是非咏茶。

那最早的茶诗是哪首呢?我问。

陈君说,如果不认为是《诗经》,那么晋代张载《登成都楼》(芳茶冠六清,溢味播九区)算不算?周代左思《娇女诗》(止为茶殍据,吹嘘对鼎立)算不算?如果以上都不过硬,那么李白的“答族侄”诗算不算?唐肃宗上元元年,李白的族侄中孚禅师云游江南,在金陵遇到李白,赠以湖北当阳玉泉山仙人掌茶。李白品尝后觉得“清香滑熟,异于他者”,赞叹不

已,吟诗答谢。

陈君说,自唐以来咏茶诗恒河沙数蔚为大观。陆游《剑南诗稿》中写到茶的有200多篇,为历代之冠。苏轼咏茶之诗有60多首,白居易有近30首,诗僧皎然与陆羽唱和有10多首。这些诗中,有记载茶叶史实的,有描述茶叶新嫩的,有阐述种茶、制茶技艺的,有记叙烹茶煮茶方法的,有赞美名茶甘泉的,有诉说茶农凄苦生活的,有表现斗茶风俗场景和讥刺官场奢靡的,更多的是咏茶以见情趣的。

今天茶没有白吃!我的文章岂不水到渠成了?我问陈君可否“引用”?他说,都是书上的,愿借此发挥妙笔生花。我以茶代酒相敬。陈君意犹未尽,诗因茶而清,茶因诗而雅,茶中有诗,诗中有茶。

走出茶馆,我与陈君飘飘然似乎都有了一些醉意。

卖油面

□启东 沈晖

油面是用面粉、苏打和水发酵再油炸的一种食品小吃。我教书10年,其中有三年的节假日就在乡下煎油面、卖油面。

我19岁高中刚毕业,就在学校当了代课教师。当时我每月工资只有26元,经济上比较拮据。后来有了老婆孩子以后,家庭经济更是捉襟见肘。我的同事小杨会做油面生意,他经常利用星期日下乡卖油面。看到我经济上并不宽裕,就几次劝我做油面生意。见我一直犹豫不决,还主动请我去他家,教我学会了煎油面。

1983年端午来临之际,我和老婆一商量,决定在这个星期日开始煎油面以补家用。星期六晚上,夫妻俩开始动手煎油面。一个蹲在灶上添柴烧火,一个站在灶前拉条煎。大约煎了一个小时,20斤的面粉条子总算煎完了。

翌日清晨,我将芦筐装上自行车后座,头戴大草帽匆匆出发。走出家门,默默地骑了二三里路,终于才鼓起勇气喊出第一声:“油面要吗?”

说来也巧,这时迎面走来一位留着短发的大嫂。见我是卖油面的,就和我搭讪起来。最后双方谈定用3.5斤玉米籽调换1斤油面。我跟着来到她家,她一下子称我10斤油面,并热情地将隔壁的妯娌喊来,将筐内剩下的全部称下,主动答应玉米籽由她垫付。我高高兴兴

张开布袋口让其将玉米籽倒入袋中,然后称重。谁知到家打开口袋一看傻了,原来她给我的却是霉变的玉米籽。

说起做油面的艰辛,最辛苦的还是下乡出售。每天清晨骑车出去要跑上百里路,再加上农民都是用杂粮兑换,出门40斤油面,按3.5斤杂粮调1斤,回来时,自行车上常常驮着有100多斤的粮食,遇到上桥下桥,经常翻车摔倒。

有一年初春的傍晚,我骑车沿着三效河西侧小路向北去卖油面。谁知来到桥北50米时,突然一大片河坡塌陷河里,我连人带车翻落河中。幸亏我会水性,才推开压在身上的自行车从水中站起。因为河水较深,我无法将自行车推上岸,只好立在水中等人。

这时夜幕降临,我扶着车辆站在齐胸深的河水中冻得瑟瑟发抖。大约过了10分钟,好不容易我看到河东有个中年男子走来,我急忙喊他。谁知他找个借口而不愿过桥来拉我。又过了10分钟,看到一对母女由北向南而来,待她们走近了,我就喊道:这位大婶,谢谢您帮我拉一下自行车。当我说明原委后,母女二人走过来,帮我车拉上了岸。

要说苦,那也是苦中有乐。那时,我忙一个星期天的收入也有八九元,这比平时上班一周的工资还要高。后来我改行从事新闻宣传,我的煎油面生涯才画上了句号。

一首桃花

□上海 陆小鹿

每到三月,小燕就会在朋友圈里晒她家后花园里的桃花,白色的、粉红的、玫红的,看得我羡慕不已。

她家后花园其实是座街心公园,因为紧挨着住宅楼,每天上下班都可以穿行其间。一到三月,满园的桃花竞相开放。小燕说,就冲我家有这个后花园,谁拿别墅和我换,我也不换。

当然不换。这绚烂的香雪海岂是花钱能买来的?但我小时候却不喜欢桃花,觉得太过招摇,未免鄙俗。好像是在步入中年之后,才开始对这种明艳的花朵有了好感,也许是肆意开放的姿态让日渐枯朽的中年感受到久违的活力。

这个春天,湖州朋友给我快递来一份惊喜,是一瓶带着香气的桃花酒。她说,“桃花醉好喝啊”,闲时小酌一盅,醉三生三世。

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抱着这一壶“真好喝”的桃花酒,去了闺蜜的工作室。午后的阳光斜斜照进屋子,打开陶瓷酒罐,斟满花朵造型的酒盅,酒色如花色,粉红色的酒,飘逸出女人柔美的气息。深嗅一鼻子,酒香四溢;舌抿一口,芳香甘甜的口感醉了舌尖。

闺蜜会烘焙,喝了桃花酒来了灵感,说不如改天烘些桃花饼。一个桃花饼,一口桃花酒,我们就搬张桌子摆在桃花树下,坐在阳光里

喝酒吃饼赏桃花,岂不美哉?当时以为不过是嘴边的一句玩笑话,没想到才过了一天,她就做出了桃花饼。把桃花瓣镶嵌在饼里,用心型模具雕刻成型,做出一盘心型桃花曲奇。吃一块自制的桃花饼,这是不是很有春天的仪式感?

走在春天的桃花林里,我时常会应景地想起一首诗,题目叫《一首桃花》,作者林徽因。最初读这首诗,看到题目颇有些纳闷,作者为什么会用“一首”做量词来形容桃花呢?桃花不是应该用“一朵”形容更为合适吗?细读诗歌之后才恍然,叹息,为林徽因跳跃的文思而折服。她在诗里这么写道:“桃花,那一树的嫣红,像是春说的一句话;朵朵露凝的娇俏,是一些玲珑的字眼;一瓣瓣的光致,又是些柔的匀的吐息。”把桃花形容为一首诗,一篇散文,这样的诗意实在太有创意。佳句天成,妙手得之。

后来,有人把林徽因的《一首桃花》编了曲,变成一首声乐作品。听过青年歌唱家雷佳演绎过这首咏叹调,没想到唱出来那么华美。雷佳的嗓音如丝绸般光滑,每一个飘荡出来的音符都在空中变成一朵桃花,含着笑,顾盼生姿。沉浸在“香气缭绕”的歌声中,捕捉诗人的情感,并与之共鸣,成为每个春天我与桃花间的一场秘密诵读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75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